

西洋
美學與藝術批評

劉文潭著

西洋美學與藝術批評 定價250元

作者／劉文潭

發行人／陳達弘

出版／瓊宇出版社 台北市58487信箱

門市／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2號

電話／(02) 3911747・3937852

郵撥／14714

印刷／建發文具印刷行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三版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45號

序

在柏拉圖語錄中蘇革拉底的自辯篇 (Apology) 裡，我們可以讀到一段頗有趣的談話。這故事是述及有一回蘇革拉底隨同他的老友齊萊芳 (Charmephon) 一齊爬上帕納斯厄斯山 (Parnassus) 上到達山腰德爾非神廟 (Delphi) 裡去請求神諭。齊萊芳問太陽神 (Apollo) 世上有誰比他蘇革拉底更有智慧的人，神借女巫培布亞 (Pythia) 之口答以沒有。這使蘇革拉底大感困惑，因為一而他也自覺聰明，而另一方面又相信神不可能撒謊。為了確解神諭，他經過了一段長時期的思量，終於悟出：「假如我能找著一個比我更有智慧的人，那末我就大可抓住反證回到神前，並且告訴他說：『這兒有一個比我更有智慧的人，然而他却說我是最有智慧的』，……」辦法既已想出，他便依計而行。當他發現一些鼎鼎大名的政治家，只不過是一幫「強不知以為知」之徒之後，於是進一步向詩人求證。他說：「在那兒我就對自已說：『且等著瞧，你馬上就快要發現你比他們要愚昧了。』」於是我說在他們的作品之中，挑出最精彩的幾段拿去向他們請教，問他們這幾段詩的意思。你們肯相信我嗎？雖然我簡直是不好意思把事實的真相合盤托出，但是我又非說不可。論到談他們的詩，真可以說是沒有人談得不比他們自己高明。這使我們了解他們並非憑著智慧來作詩，而是仗著某種天份或靈感；他們就好比那些預言家一樣，雖然妙語如珠，却不自解其意……」像這樣蘇革拉底以為他又再度證實了神諭的可靠性。(註一)

我們一開始就說，上述一段故事，是一段饒有趣味的故事，那末饒有趣味之處，究竟在那裡呢？原來，就一事而論，蘇革拉底當時所有的認識，實比不上我們的認識這樣高明。這一件我們比蘇革拉底認識得清楚的事便是：詩人之所以不能用詩以外的語文來解釋他的詩，正如畫家或作曲家不能用語文來向

你說明他們的作品所表示的究竟是甚麼一樣。這個事理，極其明顯，如果詩人在詩裡所要表達的意思，改由其他的語文來表達，就會表達得更清晰；更明瞭的話，那末，他何不乾脆就用這些語文來作詩？現在大家都認識得非常清楚，詩人無論在詩裡說些甚麼，說法不同，所說的也就必然不同；這就好比畫家作畫，畫法不同，畫出來的畫就必然不一樣。詩既不能靠詩以外的語文來解釋，音樂、雕刻、或繪畫也同樣不能靠語文來說明。照這樣看來，藝術品只能被人知覺；它既不能被描敘，也不能被說明。英國當代最負盛譽的文藝批評家艾略特（T.S. Eliot）其所以要特別強調：「批評家的目的，只不過是使我們去知覺而已。」（“The end of the critic is simply to enable us to perceive”）（註二）正是為的這個緣故。

然而，批評家能够使我們知覺得到的又是些甚麼呢？也許沒有比「使我們去知覺我們在藝術品中所能知覺到的一切」更為實際的答案了。但是，如果說，透過了對於藝術品的欣賞，我們纔能够對藝術產生親切的了解與正確的評價的話，那末，如果我們對藝術家趨向於理想的衝動無以體會；對他們心嚮往之的境界無以感觸，單靠他們實現在藝術品之中的知覺，顯然是不夠的。法國當代畫家兼藝術理論家奧仁芬特（Ozenfant）在他那本流傳極廣的名著「現代藝術之基礎」（Foundations of Modern Art）的自序裡，一開始就說出一句耐人尋味的話：「我把『藝術』當作一個序。我們一切的活動，都是那我們永遠也實現不了的東西——我們的理想——的序。」（註三）如果我們忽略了我們方纔所提到的這一點，那末，我們也就沒有希望了解這句話的真義。事實上，早在一九〇二年，克羅齊（Croce）便已提出過「要想了解人類的活動，唯有把它們當作實現理想——美、真、善——的努力」之主張。（註四）依據這種主張，如果撇開藝術的理想，那末，其結果不只是不能了解藝術的理想，抑且是不能了解藝術的

現實。照這樣看起來，要想真正地了解藝術，藝術的現實與理想必須是兼顧並重的。

依據上述之認識，本書著者可以據實指出，透過了藝術批評的指點，我們固然能够更加充份地了解藝術之現實的一方面；但是，唯有透過了對於藝術批評本身的考察，我們纔能充份地認清藝術之理想的一方面。無可諱言的，無論是過去或現在，在有關藝術理論的書籍或文獻中，總是前者易見而後者難得。著者寫作本書的目的，主要便是因為有鑒於此一迫切的需要。

自從拙著「現代美學」出版這本書第一版之發行，歷時五載。在人生的過程之中，五載雖然不算很短，但是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之中，五年却不算很長。五年之間，著者爲了完成這部書，雖然已花費了所有的思想，耗費了極大的精力，但是，個人的能力，畢竟是有限的，著者盼望並且相信，過去愛護著者的師友和讀者們，必會進一步地繼續賜予著者以適當激勵和指正。

附註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廿一日
重訂於臺灣大學哲學系

1. "Apology" in *The Dialogues of Plato*, trans by A. Jowett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24), pp. 112-14.

2. *The Sacred Wood* (New York, 1930), pp. 11-15.

3. *Ozenfant, Foundations of Modern Art*, trans by John Rodker (New York: Dover Publication, INC, 1952), p. ix.

4. *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* (London, 1902).



圖一、米開蘭基羅 (Michelangelo, 1475-1564) 誘惑 (The Temptatio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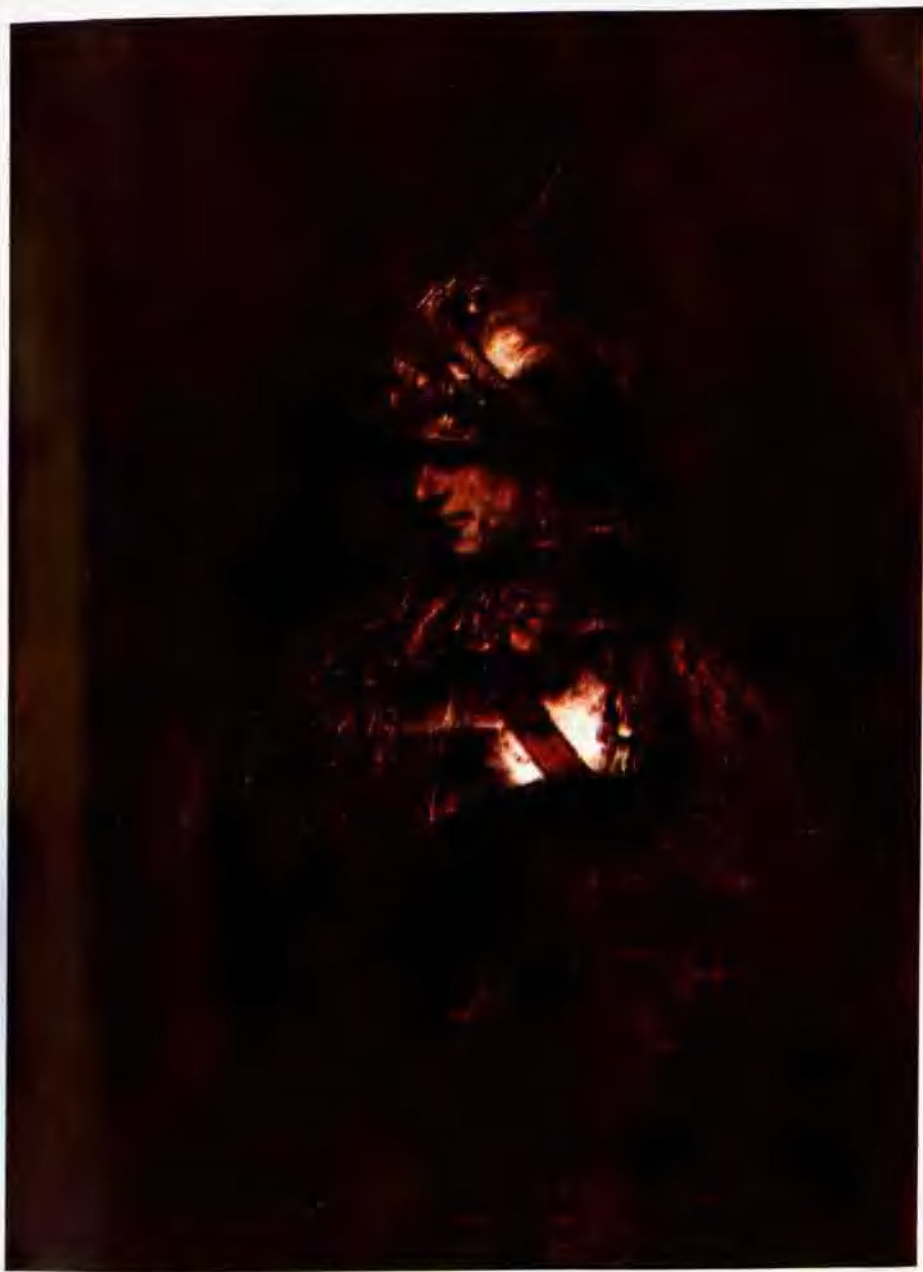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. 格雷柯 (El Greco, 1541-1614)
聖彼得 (St. Peter)



图三、蒲辛 (Poussin, 1594-1665)

海神之凱旋 (The Triumph of Neptune and Amphitrite)



圖四、倫布蘭 (Rembrandt, 1606-69) 披甲武士 (*Man in Armor*)

圖五、波霞 (Boucher, 1703-70) 目神之浴 (*The Bath of Diana*)





圖六、安格爾 (Ingres, 1780-1867) 妾 (Odalisque)



圖七、馬奈 (Manet, 1832-83)

草地上的午餐 (*Le Dejeuner Sur l'herbe*)



圖八、畢卡索 (Picasso, 1881-) 酗酒者 (Absinthe Drinker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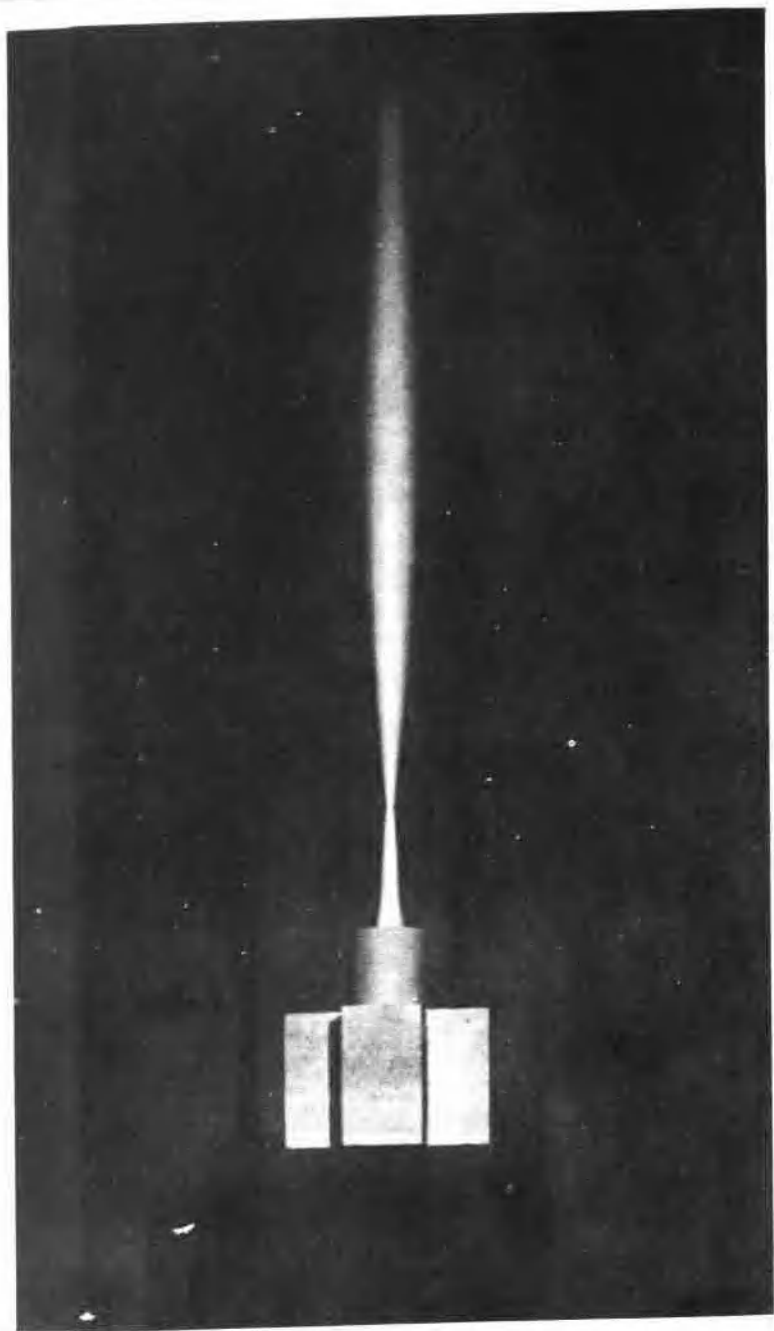


A. Paul Cézanne,
Maison Maria



B. Photograph of subject
of *Maison Maria*

圖九. 塞尚 (Paul Cézanne, 1839—1906) 之寫生畫 “*Maison Maria*”
與實地攝影之對比



圖十、布蘭庫希 (Brancusi, 1876—1957)
飛翔中之鳥 (*Bird in Flight*)



圖十一 梵高 (Van Gogh, 1853—90) 星夜 (*The Starry Night*)

图十二 马蒂斯 (Henri Matisse, 1869—1954)

歡樂人生 (*The Joy of Life*)

